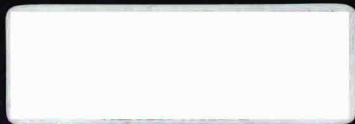




风中的 玛丽娜

MARINA
CARLOS RUIZ ZAFÓN

(西班牙) 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詹玲 译



风中的 玛丽娜

MARINA
CARLOS RUIZ ZAFÓN

〔西班牙〕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詹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中的玛丽娜/(西)萨丰著;詹玲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879-9

I. ①风… II. ①萨… ②詹…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0736 号

Carlos Ruiz Zafón
Marina

Marina © Dragonworks, S.L.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757

责任编辑:徐如麒
特约策划:彭伦 潘丽萍
封面设计:汪佳诗

风中的玛丽娜

[西班牙]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著
詹玲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20,000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79-9/I·4697 定价:32.00元

作者前言

读者朋友：

我始终认为所有的作家，无论他们承认与否，都会更偏爱自己的某几部作品。这种偏爱极少与作品的内在文学价值相关，与读者的欢迎程度也没什么关系，和出版赚不赚钱也无关。这跟人们会更偏爱某个子女一样，其中的原因说不清、道不明。自1992年我选择了作家这种离奇的职业以来，在全部作品中，《风中的玛丽娜》是我的最爱。

1996年至1997年我在洛杉矶写作《风中的玛丽娜》时，快三十三岁了，开始怀疑那种被某位圣人称为第一青春期的东西正快速平稳地从自己身上抽离。这之前，我已出版了三部青少年题材的小说。动笔写作《风中的玛丽娜》之初，我就很肯定地知道这部作品将是自己创作的同类题材的最后一部。随着写作的推进，故事的一切都染上了别离的气息。作品杀青之际，我感到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我至今也不是很清楚但却日日思念的某些东西，永远地留在了书里。

在我的作品中，《风中的玛丽娜》可能是最难定义，也最难归类的一部书，或许它是我所有小说里个人色彩最浓厚的一部。挺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平平。十余年来推出的《风中的玛丽娜》的版本乏善可陈，而且常有盗版。面对这种状

况，有些时候我也无计可施。这些滥竽充数的版本试图把不合我本意的《风中的玛丽娜》介绍给读者，这令不少读者茫然。即使如此，各个年龄层和各种身份的读者朋友们依旧在阅读《风中的玛丽娜》的过程中，进入叙述者奥斯卡给我们搭建的灵魂阁楼，不断在字里行间有所发现。

玛丽娜终于回家了。在这个版本中读者们可以发现在奥斯卡替玛丽娜完成的故事里，女孩儿第一次身处在作者始终渴盼的状态。或许现在，由于您的帮助，我将明白为什么在自己的记忆中这部小说始终鲜活，仿佛我前一天才结束写作。就像玛丽娜说过的，我只记得那些未曾发生过的事。

卡洛斯·鲁伊斯·萨丰

有一次，玛丽娜对我说，我们只记得那些未曾发生过的事。恐怕要等到来生才能明白这话的含意。故事要是能从头讲起当然好，但这个故事却从尾声道出。

1980年的5月，我从世间蒸发了一个礼拜。整整七天七夜时间，无人知道我的行踪。朋友、同学、老师，甚至警察全都四处找寻我这名出走者的踪迹。有些人觉得我已命丧黄泉或是被失忆症裹挟，迷失在恶名昭彰的街巷。

一个星期之后，有个警察确信认出了我，警察所描述的样貌和出走者丝毫不差。那名在法国火车站游荡的疑似的少年，游魂般徘徊在一座铁与雾打造的大教堂里。似乎从侦探小说里走出来的警察挨近我，问我是不是叫奥斯卡·德拉伊，问我是不是那个没留下任何消息就从寄宿学校消失的男孩。我没开口就给了他肯定的答复。我记得车站的拱形屋顶反射在他的玻璃镜片上。

我们坐到月台边的一条长凳上。警察不慌不忙地点燃香烟，任由烟卷兀自燃烧却并不把它放到唇间。他告诉我有一大群人等着我，他们会问好多问题，对我来说好好回答比较好。我再次答应了。他注视我的双眼，琢磨我。他说：“奥斯卡，有些时候，道出真相不是好主意。”他递给我几枚硬币，让我给寄宿学校的辅导员打个电话。我照他的话做了。我打电话时，他就等着我。然后，他给我叫计程车的钱并祝我好运。我问他怎么知道我不会

再次消失。他久久地注视我，只说：“只有那些有地方可去的人才消失。”他陪我来到街头，我们告别。他没问我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看着他沿科伦大街走远。从不曾触唇的烟卷飘散出来的烟雾如同一条忠诚的狗紧随于他。

那一日高迪之魂在巴塞罗那的天空以一种融化目光的蓝作底色，雕琢着不可能的云朵。我搭计程车回到寄宿学校，对我来说，到那儿意味着要遭受数次枪决。

为掏出我的秘密，老师和学校心理医生一连四个星期对我进行轰炸。我扯谎，说给每个听者他们想听到的或是能接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都努力装出忘了那件事。我继续遵照警察的话，不向任何人道出真相。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漂浮在时间的汪洋中，记忆迟早会把真相还给我们。十五年后，那一天的记忆回来了。我看到那个在雾霭中徘徊于法国车站的男孩。玛丽娜的名字如同一道簇新的伤口那样再次燃着了。

每个人都有用钥匙锁在灵魂阁楼里的秘密。这是我的秘密。

七十年代末的巴塞罗那是街巷纵横交织的海市蜃楼。在这座城市里，只需跨过一个门槛或是迈进一间咖啡厅，就能穿越到三四十年代。时间和记忆、历史与杜撰在这座叫人神魂颠倒的城市中交融，恰似雨中的水彩画。循着源自消失的街道的回声返回过去，这段历史的背景图是由从虚构故事中逃逸而出的大教堂和建筑物组成的。

那时的我是名十五岁的少年，以圣徒之名，无精打采地待在一所寄宿学校的围墙里。学校坐落在巴亚维德拉公路边的山麓上。那段日子，在一座现代主义风格的都市中，萨利亚一带依旧保留着海边小村庄的样貌。沿博纳诺瓦大道上行至一条街道的最高处就是我的学校。博物馆式的外墙使它更像城堡而非学校，棱角分明的褐色轮廓是雾中的尖塔、拱顶和建筑侧翼的拼贴图。

学校四处有花园、喷泉、泥泞的水塘、赏心悦目的庭院和松树林。周围那些光线昏暗的楼宇中有水雾氤氲、鬼魅缭绕的游泳池，寂静无声、鬼魂出没的健身房和阴森森的小教堂。在大蜡烛的反射下，小教堂里的圣徒好似面露笑容。不算地下两层和住着少数几位还在授课的神父的顶层，主楼共四层。没有尽头的四楼宿舍走廊就像洞窟，在恒久的暗影中蛰伏，总有种幽灵般的声音回荡。

我在古堡般巨大的课堂上睁眼做梦，期待每天五点二十分之

后出现奇迹。夕阳的金色余晖在那个魔幻时刻泼洒在高高的大窗上。从下课钟响到大餐厅供应晚餐之前，寄宿生有近三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这段时间本应专注学习和沉思，但我不记得自己在校期间曾有哪一天投身于这些崇高的任务。

我在最喜欢的休息时间跟守门人耍闹，跑到城里四处转悠；夜色来临之际，在古老的街道上游荡。我习惯卡着晚餐时间回到学校。长长的行走让我体会到一种欣喜若狂的自由感。我的想象飘飞到高楼之上，在空中浮游。几小时里，巴塞罗那的街道、寄宿学校和我在四层的那间阴森可怖的房间统统不见了。在几个小时内，口袋里只有两个钢镚的我是宇宙中最富有的人。

道路常常把我引向那时叫萨利亚沙漠的地方，那是一片空无一人荒原般的树林。原本在博纳诺瓦大道北边的古旧豪宅大多还在，但已荒废。环绕着寄宿学校的那些街道织成一座幽灵之城。青藤覆盖的墙面阻挡了闯入者进入野生花园的脚步，里头的大宅院如同纪念馆。记忆仿佛飘浮在被荒草和遗忘侵占的宫殿中，好似不肯离去的云朵。不少宅子破败不堪，还有不少宅院随着岁月流逝已被掏空，但有些却依旧住着人。

宅子的主人是家道中落家族中被人遗忘的成员。当有轨电车还能唤起对有现代色彩的时髦事物的怀疑时，他们的名字曾出现在《先锋报》的四个栏目里。被垂死的往昔岁月绑架的人质拒绝离开偏离航向的船只。他们害怕如果敢抬脚踏出死气沉沉的大宅院，他们的身体就将化作灰烬随风消逝。在枝形烛台光影笼罩下生机殆尽的囚徒。有时，当我经过那些锈迹斑斑的栏杆，加快步伐时，我觉察得到油漆斑驳的大门里那些疑虑重重的目光。

1979年9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决定随便挑一条布满年久失修的宫殿式现代主义风格别墅的街道，来一番冒险。和其他很多街道一样，这条街的拐角止于一道栅栏处，往前便是一座多年无人打理、满目凋敝的花园。植物丛中有一栋二层小楼，外形夺人眼目。它正墙背阴，楼前有雕塑环绕，一个泉眼被经年的苔藓覆盖。夜幕渐渐落下，那个角落让我徒生一种邪恶感。死一般的寂静中，唯有微风轻声送来无言的警告。我明白自己跨进了街道的“死角”，遂决定掉转脚步回学校。当我在朦胧中察觉到两只喷火的黄色眼睛如匕首一样刺着自己时，理性正与那个非要去被遗忘角落不可的中了邪似的念头撕扯。我咽了下口水。

宛如剪影的一只灰色猫咪有着天鹅绒般柔顺的皮毛，一动不动地静立在宅子的栅栏边。它的颈上挂着银铃，犬齿间衔着一只垂死的小麻雀。猫儿注视了我好几秒。眨眼之际，它掉转半个身子，从铁条间滑走了。我看着猫儿叼着它在最后一次旅行中猎获的麻雀，消失在那个该死的、偌大的伊甸园中。那只小兽凶狠、高傲又带着挑衅的目光迷住了我。它锃亮的皮毛和铃铛让我凭直觉感到它有主人。或许在那栋别墅里除了消失的巴塞罗那的幽灵外，还有些别的。我贴近大门，手撑在门的铁条上。冷冰冰的金属。黄昏最后的光线照亮了那只麻雀在林子里留下的几滴血。鲜红的珠粒在迷宫中勾勒出路线图。我又咽了下口水。最好是说，试图咽一下。我嘴巴干干的。脉搏仿佛了解不为我所知的什么，在两个太阳穴有力地跳动。就在那时，我感觉到大门在我身体重量的作用下，松动了。我明白，门并没有关。

当我向院子里迈进第一步时，月光照亮了泉眼边那些石刻天使苍白的脸孔。天使们注视着我。我的双脚钉在地上，等着石头雕像从基座上一跳而起，变成长着狼爪、吐着蛇信子的魔鬼。这些根本没有出现。我深深吸了口气，想着不继续想象的可能性，不过，放弃对这个宅院怯懦的探寻或许更好。又一次，某个人再次替我做出了决定。一种天籁之声如香气般蒙住了花园的阴影。我聆听着一首钢琴伴奏的咏叹调的婉转低回，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声音。

那旋律我听着耳熟，却说不上是什么曲子。我循着催眠般的余音，发现音乐是从那个宅子里传出来的。缥缈的光影从半敞半关的玻璃露台门倾泻而出。我认出了那只猫的眼睛，正隔着第一层的大玻璃窗的窗台紧盯着我。我挨近那明亮的、洋溢着难以描述的声音的平台。一名女子的声音。一百根蜡烛的温柔光晕洒在室内。有唱片转动的老式留声机的金黄色喇叭熠熠发光。未曾想正在做什么，我已诧异于自己置身在平台，被留声机里美妙的歌声迷住了。在桌上的留声机上我辨出一个发亮的球形物：一只怀表。我把表拿起来，借着烛光仔细看。指针停转了，边沿刺刺拉拉的。我觉得是块金表，和自己所在的宅子那么老旧。再往前，有把椅背冲我的巨大扶手椅。我面对壁炉，能观赏到壁炉上方的一幅油画，是一袭白装的女子的画像。白衣女子那灰暗、忧伤、深不可测的大眼睛统摄着大厅。

施展巫术者突然发飙了。有个身影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转过身朝我走来。它一头长长的白发，雪亮的眼睛犹如黑暗中燃烧的火炭。我看到的只有伸向我的两只苍白的巨手。吓得魂不附体的

我拔腿就往门口跑。慌乱中，我撞上了留声机。我听见老唱机的唱针划破了唱片。天籁之声破碎成地狱般的呻吟。我朝花园跑去，感觉到那双手隔着衬衫触到我。我双脚插翅般穿过花园，惊恐在身体的每个毛孔燃烧。我分秒必争，不停地跑啊跑，连感到肋部的钻心刺痛时都没回头看一眼。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几乎屏住了呼吸。当我浑身冒冷汗时，看到寄宿学校的灯光就在三十多米外闪烁。

我顺着厨房旁边那扇从没人看管的门溜进学校，然后冲进房间。别的住宿生该早去餐厅了。我擦干额头上的汗，心跳慢慢恢复如常。当有人用指节敲门时，我刚让自己平静下来。

“奥斯卡，该下楼吃饭了。”传来一个督导的声音，是名叫塞吉的唯理主义耶稣教士，他恨自己不得不充当警察。

“神父，我马上去。”我答道。“一秒钟。”

我急忙套上笔挺的外套，关了房间的灯。窗外，鬼魅的月亮高悬在巴塞罗那的天空。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攥着那只金表。

二

接下来的几天，因为害怕有人看见怀表，问我是从哪儿弄来的，该死的表和我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我到那儿都带着它，甚至睡觉也把它放在枕头底下。要是真被问起来，我可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它不是你找到的，而是你偷来的。”一个指责之声在我耳边低语。“专业术语是盗窃和强行入室。”那个声音补充。某种奇怪的缘故，那声音似乎很像给佩里·梅森¹配音的演员的。

每天晚上耐心地等到同屋睡着后，我就端详那块稀有珍宝。万籁俱寂，我借着一只手电筒的亮光研究那只表。就算背上世间所有的负罪感，也无法削弱在第一次“无组织犯罪”冒险中截获的战利品对我的诱惑。表挺沉，像是足金的。玻璃外缘的坏损该是由于磕碰或摔到地上。我觉得那次摔碰终结了表的机械寿命，指针固定在六时二十三分，永恒的判决。表背面刻有赠言：

献给海尔曼，光线在他的笔下说话。

K.A., 1964年1月19日

我突然想到那块表该值不少钱，歉疚感很快就会来敲我的门。表上刻的那些字让我感到自己如同偷盗记忆的贼。

1 佩里·梅森是美国侦探小说家厄尔·斯坦利·加德纳（1889—1970）笔下最著名的侦探。

在一个雨意浓浓的星期四，我决定道出自己的秘密。我在寄宿学校最好的朋友是一个目光锐利、情绪紧张的男孩，尽管 JF 和他的真名实姓相去甚远或根本扯不上边，但他执意用 JF 作为代号。JF 拥有绝对自由的诗人之魂，才智的锋芒过于尖利，所以常以划破舌头收尾。他体质虚弱，若想让他相信染上了细菌，只消说周围一公里有“细菌”就够了。有一次，我在字典里找到“疑病患者”这个术语并给他复印了一份。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但你的履历收在皇家科学院的字典里。”我告诉他。

他瞥了一眼复印件，目光戳了我一眼。

“你试试在字典 i 的部分里找找 idiota¹，你就会明白我不是唯一的知名人士。”JF 答道。

那天午后的户外时间，JF 和我溜进了阴森森的礼堂。我们踮起脚尖走过礼堂中间过道时惊醒了上百个点点光影。两束冷冽的光线洒向盖满灰尘的舞台。我俩坐在那块光亮处，正对着聚拢在幽暗中的成排的空座椅。雨水的呢喃声抓挠着第一层楼的玻璃窗。

“好了，”JF 说，“干吗搞得这么神秘？”

我一个字没说先把怀表掏了出来，递给他。JF 目瞪口呆地给那物件做鉴定。他仔细估摸了好一阵子，诡异地看了我一眼，把表还给了我。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1 西班牙语意为“白痴”。

“我觉得是块表。” JF 答道。“这个海尔曼是什么人？”

“我一无所知。”

我开始详详细细地给他讲几天前自己在那座破旧大宅子里的历险。JF 以自己特有的耐心和几乎具有科学性的关注，凝神聆听我对事件的叙述。我讲完了，他在开口说自己的第一印象时，似乎斟酌着什么。

“这么说，你偷了那块表。” JF 得出结论。

“不是这样的。” 我反驳。

“那该看海尔曼的意见。” JF 提出。

“那个什么海尔曼可能死了有些年头了。” 我不怎么自信地说。

JF 摩挲下巴。

“我自问关于蓄意窃取私人物品和刻有赠言的表，刑法里怎么说……” 我朋友指出。

“表之所以在我这儿，既非有预谋的偷窃，也没有孩子因此丧命。” 我抗议道，“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我没时间想。当我发现自己拿着手表时，已经太晚了。你要是我的话也会这么做的。”

“我是你的话，心跳早停止了。” JF 十分确定地说，他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好像我傻到跟着一只魔鬼般的猫儿钻进那个大宅子，想要知道这个劳什子的源起。

我们沉默了几秒钟，听着雨声在远处回响。

“好了，” JF 总结说，“做了就是事实了。你不想再回去了，对吗？”

我微笑。

“一个人的话，不想。”

我朋友双目圆睁犹如表盘。

“没门。想都别想。”

当天下午，我和 JF 一下课便从厨房门偷偷溜出来，沿着通往那座小宫殿的神秘街道走去。方石地面上满是水洼和落叶。阴沉的天空笼罩着城市。心里觉得没把握的 JF 看上去比平常更苍白。那个历经沧桑的角落让他的胃萎缩成一粒玻璃球的大小。一片震耳欲聋的寂静。

“我觉得咱们最好掉头离开这儿。”他嘟哝着，脚步往后退。

“别当熊包。”

“人们弄不清母鸡的价值。要是没有母鸡就不会有鸡蛋……”

突然，风中传来一只铃铛的叮铃声。JF 不作声了。猫儿那双黄色的眸子观察着我俩。那只小兽猛然间发出蛇一般的咝声，冲我们亮爪子。它脊背上的毛全竖起来了，朝我们龇牙，前些天，同样是这些犬齿撕裂了一只麻雀。远远的一道闪电在天穹上燃起了一团火。JF 和我彼此对望了一眼。

十五分钟后，我们坐在寄宿学校长廊边水塘旁的一条长凳上。怀表依旧在我的夹克里。它比任何时候都沉。

那周剩下的几天怀表一直在那儿，直到周六的早上。黎明时分，伴随着有唱机刺啦声的梦，我迷迷瞪瞪地醒来。窗外，在绯红背景的油画中，在天线与露台的丛林中，巴塞罗那兀自燃烧。我从床上跳下来，找寻这些天来把我的生活妖魔化了的怀表。我们相互对视。我做出了只有在面对荒唐任务时不得不做的最终决定，我决定结束这种状态。我要将它物归原主。

我一声不响地穿上衣服，踮着脚尖穿过四楼黑洞洞的走廊。要到上午十点、十一点才可能有人察觉到我不在，而那时我想自己该回来了。

晨曦时的巴塞罗那浸没在缥缈的紫纱中，街巷在这片朦胧中铺展开来。我沿着马尔格纳特街往下走。萨利亚唤醒了我的周遭。低低的云朵在此驻留，最早的曙光泼洒出金黄的光晕。薄雾的缝隙间露出屋舍的线条和没有方向、随意翻飞的枯叶。

我丝毫没耽搁就来到街头。我停留片刻，想汲取笼罩着城中那一隅不起眼的角落的寂静，那种异样的安宁。听到背后传来的一个声音时，我才开始察觉到世界上还有那只揣在口袋里的表也停滞不动了。

我转过身，一片盗梦空间扑面而来。